

世

界

名

探

故

事

SHIJIE MINGTAN GUSHI

【前苏联】谢尔盖·苏林等著

C O N G S H U

刘文荣缩写

夜半枪声

2.45
56

少年儿童出版社
Jong Chubanshe

世界名探故事丛书

夜半枪声

YEBAN QIANGSHENG

『前苏联』谢尔盖·苏林等著

刘文荣缩 写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名探故事丛书

夜半枪声

[前苏联]谢尔盖·苏林等 著

刘文荣 缩写

刘展国 插图

宫 超 装帧

责任编辑 李一德

美术编辑 吴列平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史健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字数 88,000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ISBN7-5324-3495-8/I·1470(儿)

定价:5.00元

目 录

乌·库希耶夫

1 夜半枪声

瓦·莫罗佐夫

19 夜里发生的案件

瓦列里·古谢夫

45 幽魂剑影

谢尔盖·苏林

67 猫头鹰的阴影

尼古拉·列昂诺夫

87 死亡陷阱

阿达莫夫

111 形形色色的案件

夜 半
枪 声

乌·库希耶夫

冬天刚一结束，春天就迫不及待地闯入了蓝河村。安德烈尽管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但还是挤出时间站在播种机上干了一阵子春播工作，他至今还放不下干惯了的农活，但又十分热衷于不久前才接手的民警职务。

他很晚回到家里，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他被一阵奇怪的敲门声惊醒。他虽然已习惯夜里被人叫起床，但现在这阵敲门声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从枕头上微微抬起头，凝神细听了一会儿，没有开灯就穿上衣服，拿起手枪，一声不响地躲在暗处，又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他用脚把门踢开，身体就像猫儿捕鼠那样卧倒在门前的台阶上，同时把握着手枪的那只手伸出去……略微定一定神，他便快步跨到台阶上，脚一落地，身体随即闪到一边。

他当即看到房子对面的树丛里闪烁着一长串断断续续的火光，传来一阵嗒嗒的刺耳响声，子弹打在木头上劈啪作响。他来不及思索，就向天空打了两枪。枪声过后，立即出现一片寂静。这时，他跨过栏杆，向着刚才闪烁出射击火光的地方猛扑过去。他听见干树枝被人踩断的喀嚓声和衣服擦过树叶时的簌簌声：有人正在逃跑！

他紧追不舍，连喊“站住”。但是，他从这个弯着腰逃走的人身上没有辨认出任何熟悉的特征。这时，树丛里一片漆黑，他所能看见的只有跳动着的背景，突出于背景之上的半个脑袋和一只拿着枪前后摆动的手。

他们两人几乎同时斜着冲到了土路上，刚才打枪的那个人向前面一个黑糊糊的物体跑去。安德烈凝神一看，那东西原来是一辆小轿车，正停在路边，车灯全部熄灭，左侧的车门



却敞开着。那人跑到车跟前，把冲锋枪使劲往车上一扔，跟着就钻进车里。随着发动机的吼叫和车轮的转动，汽车猛然向前冲去，一会儿便只看见两点尾灯的红光了。

安德烈气呼呼地又奔跑了一阵，才停下脚步。他站了片刻，咬咬牙，只好转身回去了。

回到门口，那里已集聚了一群受惊的村民。

“出了什么事，民警同志？”大家惊恐地问。

安德烈在台阶上坐下来，用手掌在脸上抹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有人在树丛里用冲锋枪射击，还想杀死我。现在他们逃跑了，我不知道是谁。好了，乡亲们，大家回去吧。”

乡亲们顺从地散开了。安德烈仍坐在台阶上，沉思着

.....

第二天，安德烈决定到靶房去一趟。

他走到靶房门口，见一群孩子走出来，其中有个叫沃夫卡的男孩是安德烈的好朋友，但这会儿他没有注意到安德烈，只顾和别的孩子争论着。他们的话，安德烈在一边听到了一些。

“……我还打过冲锋枪呢，”一个城市打扮的孩子夸口说，“在我爸爸的靶场上打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沃夫卡不服气地说，“只要我愿意，我也能打。”

“谁给你冲锋枪啊？”

“我想要就有，敢打赌吗？”

“难道你们这儿有冲锋枪卖？”

“我知道到哪里去弄……”



安德烈目送着孩子们走远,心里突然纳起闷来:沃夫卡这孩子能从哪儿弄到冲锋枪?不过,也可能他只是在说大话……

他到靶房里看了看,里面没几个人,他和他们打了招呼,也没心思打靶,就从靶房出来了,因为他随即要到村上的户人家去参加婚礼。

走到村边的一棵白杨树旁,他稍稍停了一会儿,站在那里打量着白杨树。这是全村最老的一棵白杨树,据说上面还有当年白匪打进去的五六颗子弹。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影。安德烈正想转身往村里走,忽然听见一阵沙沙的声响。他往四周看看,只见从不远处的树丛里走出一个人来,腋下还夹着一大卷东西,东张西望,但由于白杨树挡着,他没有发现安德烈。张望了一阵之后,那人又快步进入树丛,不见了。

安德烈眼快,从背影认出,那人是不久前才回到村里的叶戈尔·泽伊琴科夫。

下午,安德烈去了区办事处。

“你好,安德烈,请坐。”侦查员普拉托诺夫拿出一卷材料说,“这几天你没到这儿来,去找你也碰不到你。有一点情况:最近从州看守所里逃走了一个刑事犯,叫安东·阿加雷舍夫。估计他出逃后继续在外面作案,而且可能就在我们这一带,你先看看材料吧。此事虽然未必牵涉到你们村,但也需提高警惕。”

“什么未必牵涉?已经牵涉了!”安德烈马上想到昨天夜里的事,大声说,“我就是来汇报的!”

接着,他就把昨夜枪击事件简述了一遍。

“这么说，也可能是他干的？”普拉托诺夫听完后迟疑地说。

安德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说：“请给我两张州地图，一张邻州的，一张本州的。”

他把地图摊在桌上，一手拿着材料，低头细看。

“你来看，”他看了一会儿说，“罪犯出逃是在本月的1号，2号比留科沃村的粮店被窃，4号萨布罗夫火车站上有人的手提箱被盗……”

“6号，公民费多林报告，说他的文件被人偷了，其中包括身份证。”普拉托诺夫打断了他。

“这事就发生在我们那里，在同一天，火车站上有人被偷了一只手提箱，在火车上又有人被偷了两只箱子。昨天是13号，我们村的树林里又发生枪击……好啊，他直奔咱们家来了！”安德烈说着，朝摊在桌子上的地图重重地捶了一拳。

“走！我们向首长汇报去！”

当他们汇报完之后回到办公室时，普拉托诺夫说，“这样吧，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安东·阿加雷舍夫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可能他正冒充公民费多林。”

他从案卷里抽出一张纸，看了一下接着说，“他的出生年份是1954年，还很年轻，是你的同龄人，犯有前科……曾被法院确认为是特别危险的惯犯。病态，残忍成性，在看守所里打伤警卫人员，试图抢走冲锋枪，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就逃出了看守所，至今已有十多天……他现在可能在哪里呢？”

“不管他在哪里，反正饶不了他！”安德烈叹了口气说。

“是的，安德烈，我们必须把他抓回来。”





在从区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安德烈心里想：“要是逃犯阿加雷舍夫隐匿在我这个段上，他会在哪里呢？他理应在某个地方有个避难所。会不会在谁的家里或者棚子里？不会的。那样很快就会被发现，会走漏风声。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传闻。这说明不在村子里。在森林里吗？可能性也不大。那样会有人碰到他的……无论如何，阿加雷舍夫必然和本地的某个人联系上了，取得某人的关照，最低限度是饮食上的关照……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他在头脑里把本村最不可靠的一些人排了一下队，想找一找阿加雷舍夫可能有的帮手。最后，他把重点放到了泽伊琴科夫身上。这个人不久前才刑满释放，但一切迹象表明，坐牢并没有使他增加一点理智，他还是游手好闲，今天上午他还在树林里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干什么……

回到村里，安德烈马上去找泽伊琴科夫，想从他身上探出一点东西来，至少看看他的神情如何。但是，泽伊琴科夫不在家。晚上9点，安德烈再去找，他仍没回来。后来一连几天，安德烈一直没有找到泽伊琴科夫。问别人，都说他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这样，安德烈对半夜里树林中枪击事件的调查暂时没有了线索。但是，他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急切心情，总觉得村子里马上就会出事。

果然，到了星期五，安德烈正在屋子里看文件，村里的看林人布格罗夫用拳头使劲敲门，没等安德烈答应就冲了进来，一副神情慌张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安德烈赶忙问。

“安……安德烈同志，”布格罗夫手里拿着猎枪，喘着气说，“准备出发吧，带……带上两个民兵，要胆子……胆子大一点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布格罗夫？”

“我的狗……发……发现了一具尸体。”

“在哪儿？”

“在沼……沼泽地里……”

安德烈迅速地从桌子上拿起手枪，飞奔出门。布格罗夫紧跟在他后面。

他们叫来了几个民兵，就直向沼泽地而去。

沼泽地周围寂静得可怕，远处传来狗吠声。民兵们停在沼泽地旁边，安德烈由布格罗夫领着朝发现尸体的地方走去。布格罗夫边走边对安德烈说，那个人看样子不是本地人，在他背上好像有个枪眼。

“看那边，水边上，看见了吗？”

其实，安德烈已经看到了。在沼泽地的尽头，水里露出一件暗色的、带斑点的东西，看得见两只穿着高帮行军鞋的脚，短上衣的背部有个什么图案，脑袋整个浸在水里，只有头发勉强看得见，像水草一样在微微颤动。

安德烈走近前去。这回看准了：背上有两个窟窿，短上衣上的图案原来是一只兔子。

他回到民兵身旁，对他们说：

“小伙子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打个电话就回来。”

在侦查组来到之前，安德烈和布格罗夫检查了出事地点。安德烈首先发现了帐篷。布格罗夫把头伸进去，在里面摸索了一下，掏出一个小袋子。安德烈打开小袋子，拿出文件、纸张，仔细查看。

“是个科学家，研究鸟类的。”他说。

布格罗夫疑惑地望着他的脸。

“应当扩大搜查范围。”安德烈接着说，“他到这儿来是用录音机录鸟叫的，主要是录夜莺的叫声。知道吗？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录音机，可以发现很多线索。”

他朝四周看了看，对布格罗夫说：“这一片地方，哪儿的夜莺叫声比较响亮？走吧！咱们分片去找，总能找到。”

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录音机找到了，在一个小树墩上放着。大约在40米开外的地方，安德烈又发现在松软的黑土地面上有一个靴子印迹，里面有一个用脚踩灭的烟头。

侦查组很快就来了。

法医检验了尸体——无疑是被害的：有人从后面朝他开了两枪。法医的初步鉴定是：子弹是钝头的，口径是9~11毫米。

几个人检查了一下射击的位置。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弹壳，可能已被凶手捡起带走了。

侦查员对录音机特别感兴趣，但对安德烈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他对这儿的人有深入的了解。

他们特别叮嘱民兵，回到村里不要透露这里的任何情况。保密时间越长，发现踪迹越可靠，也越快。



但是，没过几天，消息还是走漏了。在蓝河村和邻近的所有地方，大家都在传说沼泽地里发生的事情。

安德烈到区里和州里已经去了好几次，说了自己的看法。侦查组也花费了很多时间进行侦查，投入的人力不少，但是侦查工作并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正如侦查员普拉托诺夫所说，这里有许多暗点，尽管有某些细节弄明白了，可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仍然没有头绪。

这一天，安德烈坐在台阶上，翻阅着自己的记事本，头脑里回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已弄清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想，已弄清楚的是：阿加雷舍夫从看守所逃了出来；鸟类学家被害；夜间的冲锋枪射击。这三件事很可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还没弄清楚的是什么呢？还没弄清楚的是：哪里来的冲锋枪？它到了谁的手里？为什么要在半夜里开枪？

忽然，他想起那天在靶房无意中听到沃夫卡说他可以弄到冲锋枪的话。他站起身来，看了看表，心里想：现在他谁也不需要，只需要玛露霞的儿子沃夫卡，很可能，从沃夫卡那儿就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于是，他走到院子门口，见一群男孩正在那里玩，可其中没有沃夫卡。他就叫一个男孩到玛露霞那里去把沃夫卡找来。

一眨眼功夫，沃夫卡就来了，好像是他藏在拐角后面焦急地等着叫他似的。

“安德烈叔叔，你别怀疑我们，我们没有找到那支枪。别墅房东不让找。”沃夫卡皱着眉头说。



“那你从头说说吧，你怎么知道冲锋枪的事情的呢？”

“这事我们早就听说过。冲锋枪是老奥维奇金打完仗带回来的，他不是当过游击队员吗？他就把枪藏在屋子的地板下面。后来他就忘了。我们想起来了，打算把它拿出来。可是你千万别怀疑我们。我们只是想玩玩，玩好了会交给你的。”

“你说枪就藏在屋子里？”

“对。”

“那么为什么有人说你们爬到棚子里去揭地板呢？”

“棚子是旧的，没动过。老奥维奇金的屋子拆了，又盖了新的。我们不知道他把枪藏在屋子的地板下呢，还是在棚子的地板下。反正，在棚子的地板下我们没有找到枪。”

这就对了！安德烈随即想到，奥维奇金本人早就迁出了本村，在北方一个地方工作，后来又死在那里。别墅房东从奥维奇金的远房后代手里买下了他的房子，又把房子彻底翻修了一下，连房基也翻修过了。是别墅房东自己干的吗？安德烈想了想。不，不是他自己干的。是谁帮他干的呢？对了，是泽伊琴科夫！怪不得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不过，安德烈还是马上到泽伊琴科夫的住处去了一趟，想碰碰看。当然，他还是白跑了，根本不见泽伊琴科夫的影子。

他及时赶回了家，因为约好侦查组要到他这里来研究案情。实际上，等他走到家门口时，门前已经停了一辆警车。侦查组的人都到了。

他们就在屋里开了个会。安德烈主要是听别人的发言，回答一些问题。至于他自己的想法，他暂时还没有说出来。



弹道专家首先发言。他说：

“我简单说一下鉴定的初步结果。射击所用的枪支是1945年5月以前德军装备的MP-40型1940式冲锋枪。该枪的特点是射速低。根据墙上和屋顶上的弹孔分布情况来判断，可以假设射击是由笨拙的、没有经验的人进行的……弹药是9毫米的08型手枪弹，弹头的型式——破甲钝弹头，弹壳——黄铜制、直筒式。枪的自动机构很可能有点小故障。另外还有一点我敢肯定，打枪的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进行瞄准，因为所打的点射的头一两发离目标太远，这就不同于一般的脱靶……”

“那么，那天夜里安德烈听到的枪声，是不是也是由这支枪发出的？”普拉托诺夫问了一句。

“关于从尸体和从圆木中取出的子弹头是否一样，只有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才能下结论。暂时可以指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沼泽地里发现的靴子印和在树丛里发现的靴子印是一双靴子踩出来的。安德烈，你能找到这双靴子吗？”普拉托诺夫接着问。

“简单得很，”安德烈微笑着说，“这样的尺码很少，是43码；在我这个段上穿这一尺码鞋子的人，最多不超过400个。”

大家都笑了起来。

“他在说反话。这种靴子太普通，很难从靴子上找到怀疑对象。好，我们继续开会。我带来了从鸟类学家的录音机里取出来的磁带，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安德烈你听听，里面有一句话录得很清楚，也许你能听出点什么来。”

普拉托诺夫开始放录音。

滋滋声，劈啪声，呜呜声，唧唧声，好像小鸟的啼啭。又是噪音。寂静。噪音。歇斯底里的喊声：“打呀，混蛋！”三四发子弹的短点射，清晰的，容易辨别的。寂静。噪音。长时间寂静。还是那个可恶的声音：“小兔子跳到了地方！”……

大家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安德烈。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声音我不太熟悉。退一步讲，即使熟悉，恐怕也听不出来。可是关于小兔子那句话……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他是谁？”

安德烈用手掌捂着前额，使劲擦了一下脸……

“快说呀！”

“前几天，在商店里。啊！关于小兔子的那句话，是我自己说的……指的是泽伊琴科夫。”

“那就是说，泽伊琴科夫有个绰号叫‘小兔子’，只是你对他不太熟，偶尔才说出这个绰号。现在比较清楚了，录音里的‘小兔子’，很可能就是指泽伊琴科夫，此人现已失踪多天，也许他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出逃了。”

安德烈听着，点了点头。

过了一阵子，当大家讨论和确定了初步措施之后，会议就结束了。安德烈把同志们送到了村口。

安德烈回到家里，从一个屋角到另一个屋角踱了一会儿，又躺在床上。他感到极度疲倦，开始打盹儿了。

窗外，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突然，安德烈被一阵敲门声

